

中華叢書

中日韓百年大事記

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

陳固亭先生著

中日韓百年大事記

張羣題

# 中華叢書 中日韓近百年大事記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印行

全一冊 基價 平裝新台幣肆元柒角

著

者陳

固

亭

出版者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

發行者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

印 刷 者 中 華 叢 書 編 審 委 員 會

興 台 印 刷

廠

地址：臺北市安東街二一六號  
電話：七七五八八四 七七三二六三

國內總經銷

臺灣書局
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四號

國外總經銷

集成圖書公司

地址：香港九龍德輔道西一八九號  
亞皆老街一一一號

版不  
權得  
有所  
印翻

先夫固亭性沉靜，好讀書，喜著述，對中日關係及日本問題之研究，尤饒興趣，並具心得。蓋渠早歲留學日本時，曾師事彼邦報界元老小野秀雄教授，專攻報業史，並與彼邦各界人士如安岡正篤、島田正郎、小山榮三、永井算己、木下彪、宮元利直、渡邊哲利、波多博、津曲貞春、三瀬信吾、井口貞夫等交遊，對其國政治之發展趨向以及與我國之關係觀察洞徹，時為文闡述。曾著譯「日本新憲法釋義」，「戰後日本」，「各國報業簡史」，「中外報業史」，「日本與亞洲」，「日本研究論文」，「日本國憲法（譯文）」，「戰後日本共產黨的透視」，「日本明治維新史」，「國父與日本友人」，「日本人事制度」，「國父與亞洲」，「國父與日本朝野友人的關係」，「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選集」（為日文），「國父學術思想研究集」，「考試院的地位與職權」，並編撰「華僑志」等書問世。頗獲學界讚賞。近年並擬整理出版「日本新聞史」，「日本論叢」，「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」，及「中日韓百年大事記」等四書。不意前年罹患惡疾，竟沉疴不起，不幸於本年六月三日與世長辭，未竟其志，痛憾曷極。臨終猶殷殷以出版各書為囑，數月來幸經李毓澍、陳存恭、嚴錦、許立泰等先生及施嘉明、謝淑美、鄭貞銘、張玉法等同學協助整理編排遺稿，並承小野秀雄、曾虛白、馬星野、楊一峯、邵毓麟、成惕軒、錢穆、林紀東、張其昀、羅孟浩等先生分為各書賜序。又承方永蒸、周肇西二位先生賜助並得國立編譯館館長劉拓先生之雅愛，允為出版。復蒙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賜題封面，在此謹以沉痛而誠懇之心向各位先生及各位同學敬致謝忱。固亭遺著能以順利迅速出版，得償宿願，彼亦當含笑九泉也。

### 陳魏莫英謹誌

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十日

序

一

# 一位日本學倡導者

張其昀

## ——永念陳固亭先生——

陳固亭先生盛年凋落，是中國治日本學的學人所感到莫大的損失，也是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共同感到莫大的哀思。固亭先生留學日本，在明治大學畢業後，復在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深造，又多次遊歷日本。他是一位了解日本最深，倡導日本學研究最力的學人。作者想把他在日本學方面的成就，略加敘述，永念故人，用誌不忘。

### (一) 創辦研究日本學的機構

中國文化學院成立之初，於五十二年七月，就設有東方語文學系，分日文、韓文、俄文三組，陳固亭先生擔任系主任兼日文組。翌年又設立了日本研究所，他兼任所長。在中國公私立大學中，同時設立日文學系及研究所，本校是惟一的，這完全要歸功於固亭先生。五十八年七月，該所經教育部核准，招收碩士班學生，在各大學中也算是惟一的。以後孔秋泉、陳水逢二先生，相繼為系主任，孔秋泉、沈覲鼎二先生，相繼為所長。迄今本校畢業生在東京一地留學的已有了四十位，組有華岡學會日本分會，讀完博士課程回國寫論文的已有幾位，日本學生，亦有在本校讀博士學位的，他們都是日本學的新苗，我

們不能忘懷創辦人固亭先生的功勞。

日本文庫是治日本學的基礎，承旅日僑商張和祥先生捐款五千美元，為該所購書費，又聘請了幾位日本教授選購圖書，以後除本校自行補充外，日本駐華大使館也經常致贈書刊。日本研究所主要工作之一，為編纂日本簡明百科全書（中文本），內容係就日本出版之辭典與百科全書，擷其精華，縷析條分，極富于參考價值，以期對日本民族文化，有正確之認識。近期即可出版。此事實為固亭先生的創議。至於其他日文著作或譯述，他多參與其事。例如日本明治維新史，第四章「尊王攘夷乎？」即為固亭先生的手譯。

(二) 主辦日本地區擴大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

國父畢生致力革命事業，與日本結有深厚的淵源，其關係至為深切，民國五十四年，國父百歲誕辰，日本友好人士特組織「中華民國 國父孫文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」，在日本地區擴大舉行。工作計劃，注重蒐集史料，及圖片函電，刊行「國父與日本」紀念叢書，包含 國父對日本言論選集、畫史年表等，以加深友邦人士及僑胞的認識。此事以駐日本大使館為中心，編輯出版，自非一手一足之力，而固亭先生實為其樞機人物，推進工作之主要動力，為世所共知。紀念大會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假東京九段會館圓滿進行，到有日本各界重要人士及僑胞一千四百餘人，對於增進中日邦交，影響甚大。

日本研究所為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，特邀請日本名流學者十五人，撰述論文，內容以有關中日文化為題材，皆極有心得與貢獻。執筆者如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牧健一，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內野熊一郎，

東北大學名譽教授曾我部靜雄等。原稿均係日文所寫，由島田正郎教授編輯後，交由日本研究所譯成中文，又加入了國內學者論文八篇，全書共計廿三篇，都二十萬言。固亭先生著「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友人的關係」一文，則為開宗明義，而置於全書第一篇。

### (三) 結合日本學者共同致力研究

固亭先生以為中國人治日本學，應有一研究中心，當禮聘請岡山大學木下彪教授開其端。木下先生原供職于日本宮內省，對中國文學造詣極深，詩與書法亦臻于第一流。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在「東西文化」月刊上，他發表了「孫中山與（日本）南方熊楠」，一文，發潛德之幽光，乃極重要之新著。南方先生為國父在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認識，肝膽相照，友誼至厚。一九〇一年（明治三十四年）二月十六日，國父致書於日本政治家犬養毅，稱道南方先生之為人，有言曰：「君遊學歐美將廿年，博通數國語言文字，其哲學理學之精深，雖泰西專門名家，每為驚倒，而於植物學一門，造詣尤深。君無心名利，苦志於學，獨立特行，十餘年如一日，誠非人所及也。先生見之，想必有相見恨晚之慨也。」此信尙保存於日本紀州白濱南方紀念館中。一九四一年（昭和十六年）九月二十二日，南方先生去世前數月遺書有云：「願一切藏書，雜品一起，寄贈（廣州）中山大學為常備品，以為與故孫文間交誼紀念，供為中日親善之資。」是時抗戰正殷，而南方先生素志不渝。如此重要人物，國人幾無知者，其相互通信，國父全書亦未收入，誠為憾事。南方先生歿後十年，「南方熊楠全集」十二卷刊行。一九五一年（昭和三十七年）五月，日本天皇親臨紀州白濱，思念南方先生，詠和歌一首，木下彪先生始悉日本有此偉人。

，後讀其全集，訪問故老，搜集其傳紀，乃撰文報導，刊於「東西文化」月刊，遂引起我國極大注意。木下先生之來華，固亭先生爲其媒介，日本學在中國，已有良好的開始了。

#### 四 開拓中日邦交之新機運

孔子曰：「溫故以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」日本學在中國之興起，非僅溫故，要在知新。上述固亭先生所著「孫中山先生與日本朝野友人的關係」一文，非僅爲歷史性之政治文獻，實有深意存焉。他說道：國父與犬養毅一見如故，抵掌談天下事，互相期許，於中日親善促成東方民族復興，尤有同感。國父歸途過日比谷中山侯爵寓前，其自號中山，實由此而起。此次晤談，對中日兩國國民之結合，影響甚大。犬養氏等曾組織有鄰會，以爲同盟會之後援。日本志士爲中國革命奔走最力者，則有山田兄弟，宮崎兄弟等。山田良政是外國義士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第一人。國父稱其爲「亞洲之先覺」，身雖殞滅，其志不朽矣。宮崎滔天著「三十三年之夢」一書，在中國革命史上有重要參考價值。一九五八年曾編爲現代劇，公演多次，頗獲觀衆好評。辛亥革命，日本民間對中國革命具有同情。惜乎民國以後，日本軍權盛而文治衰，拋棄東方文化之道義，追逐西方文化之末流，推演激盪，致成中日兩敗俱傷，俄共乘機坐大之局面。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國父致書犬養氏，期望日本能獨樹一幟，以慰亞洲各民族喁喁之望，以爲「若能如此，則日本不憂無拓殖之地，以納其增加之人口。吾知南洋羣島及南亞各邦，當歡迎日本爲其救主也。」又云：「得其心者得其民，得其民者得其國。倘日本於戰敗俄國之後，能聽古人事之言，則今日亞洲各國皆以日本爲依歸矣。」又云：「日本之維新實爲中國革命之前因。中國革命實

爲日本維新之後果，二者本屬一貫，以成東亞之復興。」國父始終欲以至誠開闢兩國攜手合作之大道。夫以復興東亞作爲中日兩國外交上之共同目標，是乃中日兩大民族無窮之利益與幸福，亦爲亞洲乃至世界和平重要之安定力量也。

#### 四 精思力踐關學重鎮

固亭先生陝西藍田人，關中秦嶺乃其故鄉。長安爲唐之故都，著名絲路之起點，天下商旅，海陸雲集，民生其間，有廓然大公之胸懷。秦嶺爲南北之大限，奇峯幽谷，雄偉壯麗，不可究詰，民生其間，有篤實踐履之精神。精思力踐，情意懇摯，此乃關中學派之氣象。張載（橫渠）之名言：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。」這四句話，爲關學之旗幟，亦爲中華學術之宣言書。固亭先生一生，爲倡導日本學，極深研幾，奔走不遑，建樹宏多，略如上述，不愧爲當代關學之重鎮。作者幸獲追隨，相與訂交，共事有年，彌感欣慕。先生歿後，夫人魏莫英女士整理其遺著，囑爲一文，以作序引，爰舉所知，以抒我無窮之感懷，繼往開來，責在吾人。

## 序二

羅孟浩

藍田陳固亭先生於民國二十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後，負笈日本，專攻新聞科學，尤其注意於日本國情的發展，學成返國之後，無論從政、任教、或其他文化活動，莫不關切日本的動向。來臺後曾在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主講中日外交史研究，並於新聞研究所講授日本新聞史。旋協助中國文化學院創設日本研究所，兼任所長多時。年來一再前往日本，蒐集 國父在日著作，及有關日本國情的資料。迭次發表有關日本研究的論著，莫不為時賢所激賞。復於課餘公閒之際，纂修「中日韓近百年大事記」一稿，依年表方式，記敍百年來中日韓三國所發生的國內外大事，三國相互間所發生大事的影響，以及國際間發生問題對於三國的影響。其時間為自遜清同治五年至民國五十四年（一八六六——一九六五）共一百年。草稿已成，未及付印，而遽歸道山。喪葬畢後，陳夫人魏萱英女士，遵遺囑所示，整理原稿，交付出版。使先生遺澤，得嘉惠士林。志淵辱列交末，四十餘年，覩茲遺文，豈但為私交而悲愴，抑亦為世運而惆悵。

按十九世紀後期的一八六〇年代，為歐美列強勢力極度膨脹的時期。握海上霸權的英國，正高唱英國國旗無落日，以誇耀其大英帝國的強大，顯示其侵略魔掌之無遠弗屆。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的拿破崙第三，好大喜功，自我誇大，對世界弱小民族，正虎視眈眈，擇肥而噬。於一八六二年出任普魯士首相的俾士麥，本其鐵血主義的基本國策，於一八六年聯奧以敗丹麥，統一德意志的北疆；一八六年

經一星期的血戰，擊潰奧地利，以排除奧國在德意志的勢力；一八七〇年秋普法戰起，以最迅速的作戰，俘獲法皇，攻佔巴黎，在凡爾賽宮，宣告德意志帝國的建立。美國於一八六五年結束五年的內戰，翌年開始為期十年的重建時期 (Reconstruction Period)，從而使美國跨上近代經濟繁榮的大道，成為嗣後最強大的一個民主國家。原為英國殖民地的加拿大，於一八六七年經英國國會通過北美洲法，成為加拿大的憲法，從而成為具有強力的自治領國家。歐美列強凡此重大事情的發生，均在一八六〇年代。然則，一八六〇年代，在世界史上是應該大書特書的時代。

正當十九世紀歐美列強發展其勢力的時會，東亞方面的中日兩國，同為列強侵略的對象。中國最為不幸，於中英鴉片戰爭，英法聯軍敗北之餘，復遭太平天國之亂，處境之難，瓦古未見。同時日本亦被列強強迫開放門戶，與列強互市通商。而國內藩閥割據，政出多門，其遭際的屯蹇，與中國相似。窮則思變，以求其通。於是中國於一八六六年開始彷行西法，有「洋務」之興，是乃為企圖現代化的開始。再過二年，即一八六八年，日本明治天皇立，遷都江戶（即現在的東京），德川幕府歸政，藩制廢除，開明治維新之基。而當時朝鮮則仍以清廷為宗主國，清廷正當難以自了之際，影響朝鮮國運的昏屯，勢則然也。

中日雖曾同遭列強的侵略，且同於一八六〇年代中期從事軍政各方面的改革，然而後來的發展却大不相同。蓋日本自明治天皇詔定國是，決心接受西方文化後，頒佈憲法，施行法治，整軍經武，修明內政，獎勵工商，普及教育。同時弘揚中國忠君愛國的精神，用能集權中央，統一政令。從而國是一定，

國基礎立，國力日強，儼然成爲現代化的國家了。中國雖自一八六六年開始辦理洋務，然而枝節之風，無關根本。誠以昏憤糊塗的清廷，庸懦無能，朝綱不振，倖佞弄權。而經鴉片戰爭，英法聯軍之餘，復遭太平天國、捻亂、苗亂、回亂；外交失敗，內政不修，豈但聲威掃地，抑亦民窮財盡矣。當時會，日本武功派西鄉隆盛主張對於東方弱小國家用兵，以發揚國威。一八七四年日本兵艦之犯臺灣，一八七九年日本之滅琉球，均爲日本武功派向外發展的信號。至於「朝鮮乃聖賢之裔，禮義之邦」，素以中國爲宗主國，於一八七九年獲清廷許可，得與各國通商條約。一八八二年朝鮮因韓王生父大院君與王妃閔氏權力鬥爭而起內亂，波及日本使館，武官多死於難，日本乃派艦赴韓，中國則派吳長慶率兵渡韓，從此中日兩方介入韓事，迭經交涉，難得圓滿結果。一八九四年，朝鮮發生東學黨亂事，中日同發兵平之。日據朝鮮襲擊中國海軍於豐島，於是爆發甲午之戰。中國敗績，朝鮮乃入日本掌中。由甲午之戰又演成一九〇三年的日俄戰爭，日本於勝利之後，於一九〇五年與俄和成，翌年朝鮮乃爲日本所併吞，日本置朝鮮統監統治之。

自甲午中日之戰後，清廷之腐敗無能，完全暴露，而滿清權貴，把持政權，絕不放手。於是當時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，率領革命志士，經十次失敗，多年奮鬥，乃推翻滿清君主專制政府，成立中華民國。嗣以袁世凱恃其北洋兵力，以爲政權基礎，與日本勾結，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件，國人之憤恨日本，勢成不共戴天。袁氏敗亡後，政權落入軍閥之手，直至民國十二年冬中國國民黨重整革命陣容，建立革命政府，於今總統蔣公統率下，出師北伐，統一全國。國人至此，方得揚眉吐氣。韓國志士於

亡國之後，皆奮起從事復國運動。其行動措施，與我國革命發展，力謀配合。而我國革命政府，亦盡力贊助，以觀其復國之成。無如日本自甲午之戰勝我，日俄之役勝俄後，軍人氣焰高張，控制日本政權。秉承武功派政策，咄咄逼人。是以當北伐軍進抵山東之際，日本竟出兵濟南，以阻我軍之挺進。嗣後九一八、一二八諸役，莫不是其侵略行動的表現。而七七蘆溝橋的日本槍聲，激起我全國軍民的奮力抵抗，並由是而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戰。八年抗戰結果，瓦解日本軍閥勢力。但我國於勝利之後，不欲與日本軍民爲難，蔣總統以德報怨的政策，使日本全國軍民得以順利恢復其秩序，安居樂業。而韓國亦於大戰結束之時，宣告復國。

近百年來，世變之殷，前所罕見。而中日韓三國情勢的演變，更錯綜複雜，國際間的交互影響，復微妙至極。固亭先生以至織至悉的手法，將百年來三國所發生事件及其影響關係，一一具述，條理井然，便於檢閱，與英人(William L. Langer)纂修的世界史百科全書(*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*)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三日孟浩羅志淵序於臺北



# 中日韓近百年大事記

一八六六——中國同治五年丙寅，日本慶應二年，朝鮮高宗三年。

二月十四日(12、29) 韓執政李昇應復頒毋嚴禁基督教會令。

二月 美船遜派斯號(Sunprise)在朝鮮沿海遇難，大院君備馬，將船員送至義州，交中國官吏送美使館收容。

六月二日(4、20) 英使阿禮國以英兵船前往朝鮮測量，請總署行文該國，勿再失禮薄待(總署拒之)。

七月十四日(6、3) 法署使伯洛內以朝鮮殺害法國教士十一人，照會總署，將派兵船前往問罪。西教士利達由朝鮮逃至天津，向法駐華艦隊司令報告法教士在朝鮮受害情形。

八月十日(6、30) 中國告朝鮮，法教士被殺，將起兵端。

八月二十八日(7、19) 法署使伯洛內聲稱中國延宕查辦教案，將迫法國用兵。

九月二日(7、24) 美船色馬號至朝鮮平洋河，強請通商，拘禁朝鮮副將，爲朝鮮攻燬，美人二十餘名死之。

十月十二日(9、4) 法國兵船七艘破朝鮮江華府，並發出告示，要求嚴懲殺害教士人員，訂立條約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(9、16) 法使以對朝鮮用兵事通知總署。

十一月四日(9、27) 總署覆法使，勸勿對朝鮮構兵。

十一月十一日(10、5) 法軍退出江華府。

十一月十八日(10、12) 法兵船離韓。

十二月二十日(11、14) 恭親王等奏，法與朝鮮啟釁，中國排解未允，應令朝鮮國王自行與之妥定章程。

一八六七——中國同治六年丁卯，日本慶應三年，朝鮮高宗四年。

一月二十二日(12、17) 美軍艦至朝鮮調查色馬號事件。

三月二十日(2、15) 總署片奏日本有征韓之意，請飭禮部密咨朝鮮防範。

四月十一日(3、7) 禮部密咨朝鮮，囑預爲防範日本尋衅。

四月十八日(3、14) 廈門美領事李讓禮到臺灣要求查辦美船遭難事。

五月十日(4、7) 中西(西班牙)友好通商航行條約在天津互換(一八六四、十、十訂立)。

法國新公使蘭盟到北京。

六月十三日(5、12)

美國兵輪到臺灣琅瑯，進攻生蕃。

七月七日(6、6)

中國曾國藩於沿江張貼告示，解散哥老會黨。

九月八日(8、11)

臺灣總兵劉明燈往琅瑯查辦美船人員遇害事，美廈門領事李讓禮隨行。

十月九日(9、12)

廈門美領事李讓禮與臺灣琅瑯火山番目卓杞篤面議和約，嗣後中外遭風失事

商船，均由該蕃救護。

十一月十八日(10、23)

恭親王文祥與美使蒲安臣連日晤商，蒲安臣允任中國出使各國大臣，以英人

柏卓安，法人德善隨同前往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(12、6)

以西捻入山西，中國欽差大臣左宗棠，山西巡撫趙長齡，按察使陳湜均革職

留任。

一八六八——中國同治七年戊辰，日本明治元年，朝鮮高宗五年。

一月二十七日(1、3) 中國甘肅土寇董福祥復破陝西靖邊之寧條梁。

日本鳥羽伏見之戰。

二月八日(1、15)

日本明治維新。

日本通告外國使臣「王政復古」事。

中國捻匪將領李允中、李世忠降。

二月

一八六八年